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張文祥刺馬案
第九回 常德慶中途修宿怨 陳繼志總角逞英雄

話說柳遲和陸小青回身撲奔紅蓮寺，才走了二□多里，忽見前面一個跛腳叫化，蓬頭散發，滿面泥垢，身上衣服破爛不堪，肩下搭著七個布袋。手中撐著一根拐杖，甚是粗壯。彎彎曲曲的，左一個節，右一個包。雖看不出是甚麼樹木，只是一望便能知道這拐杖的分量不輕，一顛一跛的迎面走來。拐杖所點之地，一個一個的窟窿，和牛足踏在爛泥裡的形跡一般。柳遲曾在叫化隊裡混過幾年，分得出叫化的資格等第。當下看了這叫化，便只聲向陸小青道：「你瞧前面來的那叫化，是一個尋常的大叫化麼？」陸小青望著笑道：「看他那根討米棍，倒是不小，叫化手裡的棍是準備打狗的，甚麼惡狗能受得起這們一棍。只怕是一個有些兒來歷的人，不是尋常的叫化。」二人說話時，那叫化已拐到了眼前。原是低著頭只顧走的，至此因二人立在旁邊讓路，那叫化忽然抬頭向二人望了一望。柳遲一看那叫化的兩隻眼睛，真是神目如電，威勢逼人，不由得心裡一驚。暗想：這人那裡是叫化，分明是有大能為的人假裝的，但不知是甚麼人？為甚麼要假裝叫化？正躊躇著想向這人打招呼。忽見他對陸小青笑道：「陸少爺久違了！」陸小青望這人打量了一眼，不覺「哎呀」了一聲，問道：「你老人家不是那年替先父治傷的常師傅嗎？近年來我時常想慕師傅，只恨不知道師傅的住處，無從拜訪。想不到今日在這裡遇著了，師傅此刻打算去甚麼地方？」

看官們看到這裡，大約不待在下表白，也都知道這個常師傅，就是第一集書中，因押解三□萬兩餉銀，在羅山遇盜傷足的常德慶。常德慶當下見問，笑道：「我是個乞食餬口的人，哪裡有一定的去向，你打算去哪裡呢？」陸小青道：「我原是要到長沙省城裡去的。不料在半路上出了差頭，險些兒把性命都送掉了，於今要到紅蓮寺去。」柳遲見陸小青對常德慶說實話，心裡甚是著急，當面又不好阻止他，只好輕輕在陸小青的衣角上扯了一下。但陸小青的話已說出，一時提不回來，雖不繼續言說下去，然常德慶聽了那幾句話，已似乎很注意的問道：「在半路上出了甚麼差頭？於今到紅蓮寺去幹甚麼呢？」陸小青因柳遲在他衣角上扯了那們一下，又聽了趙振武說這事不能聲張出去，心裡很後悔自己說話太魯莽，不該露出半路出差頭和去紅蓮寺的話來。不過話已說出，常德慶又很注意的盤問，一時哪有可以遮掩的話呢？只急得紅了臉望著柳遲。柳遲知道陸小青這時心裡是很窘的，便挽著陸小青的手，對常德慶道：「改日再會罷。此時實在有點兒很要緊的事去，不能在此地多耽擱。」說畢，二人提腳便走，只聽得常德慶哈哈大笑道：「泥菩薩過江，自身難保，還打算保人家麼？」柳遲一聽這話，心裡不由得動一下，不知不覺的停步回頭問道：「這話怎麼講？」常德慶不作理會，支著拐杖只顧一顛一跛的往前走。

陸小青低聲對柳遲道：「這常師傅是個異人，先父在日，是極欽佩他的。我記得先父常說常德慶的能耐，大約不可思議，那時我瀏陽人正為爭趙家坪的事和平江人相打，我瀏陽打輸了，先父受了重傷，命在呼吸，多虧了常德慶師傅前來醫治。據常師傅說，先父受了平江人的暗器，那暗器名叫梅花針，非練劍和修道的人不能使用。我先父痛恨切齒，誓必報這仇恨，當面哀求常師傅幫助。常師傅當時雖不曾明白應允，然後他那時的神氣，對於那個使用梅花針傷人的人，確也非常忿恨，不過從那回醫治先父的傷以後，便不曾再見他到我家來了。第二年平、瀏兩縣的人又在趙家坪相打。使用梅花針的也不見再來，常師傅也不曾到場，我瀏陽人卻打勝了。後來我先父彷彿聽得人說，常師傅就為爭趙家坪那回事，曾邀集多少能人，和使用梅花針的本人及其師傅、師兄弟等，大大較量了一次，好像兩邊的本領都了不得，沒分出誰勝誰負來。」

「我彼時因年事太輕，又專在讀書用功的時候，聽了也不在意，不曾追問個究竟怎樣，總而言之，這常師傅是個有絕高本領的。他剛才說泥菩薩過江，自身難保的話，其中必有道理。我想，紅蓮寺既是那們一個萬惡的所在，裡面能人不少，並且我昨夜窺破了他寺裡的底細，那知客僧將鐵板門關上，原是要置我於死地的，想不到有你在屋上幫助我逃了出來，我料他們此刻必已有了準備。我二人就有登天的本領，也敵不住他們數百個兇惡的和尚，不如回頭去追上常師傅，求他幫助，同去除了那個萬惡的害人坑，搭救卜巡撫。」

柳遲躊躇道：「這事只怕向他說不清，我師傅既叮囑我不許露面，我想露面尚且不可，怎好拿這事去向人說，胡亂求人幫助呢？你不知道我師傅的神通，是通天澈地的，若是我幹不了的事，決不至差我來幹。你如果害怕不敢前去，儘管請便。我師傅原是差我一個人到紅蓮寺搭救貴人的，想不到卻先救了你。我明知紅蓮寺的僧人惡毒厲害，論本領你我都不是他們的對手。不過一則因師命不可違，二則我也略知數理，算定這回心事雖是險惡，只是好在幫助我成功的人很多，並且無須我去求助，所以我敢大膽前去。」陸小青道：「安知這常師傅不就是幫助你我成功的人呢？我的性命，若不蒙你搭救，昨夜早已斷送在紅蓮寺了，死裡逃生的人，還有甚麼害怕？我想不先不後的，偏巧在這時候遇見常師傅，也可見得是你的數驗了。常師傅既是不約而來，自然無須你去求他幫助，但是總得向他說一番。你還是可以不露面，我去追上他向他說，好麼？」柳遲聽了，不好再說不肯，只得微微的點頭。陸小青即回身向常德慶走的那條路追趕上去。

追過一個山嘴，就見常德慶撐著那根拐杖，在前面一顛一跛的走著。陸小青一面跑，一面喊道：「常師傅請停步，我有話說。」常德慶隨即掉過頭來問道：「甚麼事？」陸小青已跑到了跟前，說道：「你老人家聽了我說去紅蓮寺的話，便說甚麼泥菩薩過江，自身難保，我仔細思量你老人家這句話，我此去紅蓮寺，必是凶多吉少。我不在這裡遇著你老人家便罷，既有緣遇著了，就求得你老人家助我一臂之力。紅蓮寺那種萬惡的地方，你老人家必早已知道，他們如今竟敢將一省的督撫軟困在裡面，不放出來，這還了得。」

常德慶聽了，且不回答，只探頭朝陸小青後面望了幾眼，問道：「和你同行的那小子呢？他不是暗中扯你的衣角，不許你和我說話嗎？怎的你獨自追來，對我說出這些沒頭沒腦的話？」陸小青紅了臉說道：「我那朋友並不是不許我和你老人家說話，實在因心裡著急，恐怕在路上多耽擱了誤事，所以挽著我走。求你老人家大度包容，不要見怪。」常德慶笑道：「不干我的事，我怪些甚麼！你不追回來找我，我就懶得說。你聽了我泥菩薩過江的話，便知道此去凶多吉少，也難得你有這般機警，我看你亡故的父親面上，老實對你說一句：你既不為官作宰，又不當差供職，管甚麼督撫被囚的事，休說你此刻只有羅春霖傳授的這點兒能為，夠不上管這些閒事。便是有再大些的本領，事不干己，也以不過問為好。你想去長沙，就和我一同到長沙去罷。」

陸小青搖頭道：「這卻使不得，不是我敢不聽你老人家的吩咐，也不是我仗著這點兒能耐，愛多管閒事，只因男子漢大丈夫，受了人家的好處，不能不盡力圖個報答。」常德慶很詫異的問道：「你幾時受過那督撫的好處嗎？」陸小青道：「不是，督撫與我分隔雲泥，那有好處給我。我於今安心要求你老人家幫助，不能不向你老人家說實話。我昨夜因是中秋節，想找一個地方好的飯店歇宿，倒把宿頭錯過了，只得在紅蓮寺借宿。半夜在月下徘徊。無意中看見了許多女鬼在佛前禮拜，忽然屋上一聲瓦響，那些女鬼登時都鑽進那蓮花台下去了。我趕到蓮花座跟前看時，原來座下是一個地洞，我想佛殿乃清淨莊嚴之地，如何會有鬼魂出沒，如何會有地道呢？心裡正在疑惑，誰知回到睡處，那知客和尚已坐在我床沿上，說我已窺破了他寺裡的曖昧，勒逼我非立時剃度出家不可！我不依從，他就抽刀要殺我。我正待舉刀迎上去，卻不知道那禿驢為甚麼忽然將刀抽回去不砍下來，並來不及的往門外跑去。那禿驢剛跨出房門，拍的一聲就將一扇鐵板門關上了，我被禁在房裡，想衝破屋瓦逃走，誰知那房子的懸皮屋樑都是鐵的，只衝得頭髮生痛，不曾衝得出來。那禿驢出去，耳聽得帶了許多人向那房子奔來。你老人家替我設想：在那時急也不急，就虧了剛才和我同行的那位朋友，他因為到紅蓮寺想搭救卜巡撫，正在我被禁的屋上躲著，將懸皮屋瓦打了一個窟窿，才把我救了出來。於今卜巡撫還不曾救出，我自然應該幫同他去救，才是道理。」

常德慶點頭道：「原來是這們一回事，救你的那人姓甚麼？他為何要去搭救卜巡撫？」陸小青低頭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我那朋友原是不肯露面的，不過我既來求你老人家幫助，便不能不說實話。他與那卜巡撫並不相干，他是奉了他師傅的命而來的。他姓柳

名遲。據他說，他師傅姓呂，名宣良，綽號『金羅漢』。好像在江湖上很有些聲名。大約你老人家也認識。」常德慶睜開兩眼望著陸小青說到這裡，彷彿忍耐不住了的樣子，搖著手，說道：「不用往下說了！我不但認識他，並且時時刻刻想他，只苦會他不著，今天難得有他對我說實話，有他的徒弟來了，沒當面錯過。我願意出力替你們幫忙，就此一同到紅蓮寺去罷。」陸小青不知道崑崙派與崆峒派積有仇怨，也聽不出常德慶的話來，以為真個肯出力幫忙，當下喜不自勝的引常德慶走回來。走到與柳遲分手之處，卻不見柳遲的蹤影了。一聽路旁的山裡樹林中，有婦人、小孩的說笑聲音。陸小青道：「那柳遲本是站在這裡等候的，此刻不知跑到哪裡去了。這山裡有人說笑，莫不是上山看去了？你老人家同到山裡去瞧瞧，好麼？」常德慶現出不耐煩的神氣，說道：「既約了此地等候，為甚麼不等你回來，就獨自跑到山裡去呢？我懶得上山，你自去叫他下來便了。」陸小青便不勉強，只得獨自跑進樹林裡面尋找。但是這山裡的樹木非常茂盛，幾步外就樹木遮斷的望眼，看不見人物，而聽那說笑的聲音，卻很明晰，並聽得出有柳遲的聲音在內。依著發聲的所在尋去，甚是作怪。尋到東邊，一聽說笑聲，又彷彿在西邊發出來。尋到西邊，再聽得笑聲又彷彿到了南邊。尋來尋去，只是見不著，尋得陸小青心裡焦躁起來了，叫了幾聲柳大哥，也不見柳遲答應。心想：這不是青天白日遇見鬼了嗎？怎麼這們一塊巴掌大的地方，聽得說話的聲，見不著說話的人呢？

柳遲並不曾對我說有同來的女伴，我上山的時候，分明聽得有年輕女子的聲音在內。我曾聽得人說，常有少年人被狐狸精迷了的事。柳遲年紀很輕，人物又生得漂亮，莫不是真個有狐狸精來採取他的元陽，使神通將他迷在樹林中？我肉眼凡胎，所以看不見他們。常師傅的本領大，請他上山來，必能把狐狸精的法術破了。柳遲昨夜救了我的性命，我何能坐視不救他？

想罷，即向山下奔來。才跑出樹林，就見常德慶已撐著拐杖，正一顛一跛的朝山上走。一見陸小青，便帶氣說道：「怎麼只管教我在路上等著，連回信也不給我一個呢？那小子□九是逃跑了。你還是同我去長沙罷，不要多管閒事！」陸小青道：「他是奉了他師傅的命，特地前來救人的，無端的怎肯逃跑？不過這事很是蹊蹺，我分明聽得是他的聲音，和一個年輕女子的聲音，在樹林裡說話，並有一個男小孩子的聲音，夾在裡面說笑。估計那發聲的所在，至多不過□來丈遠近，不知是甚麼緣故，再也見不著他們的面。」

常德慶偏著頭聽了一聽，點頭道，不差，那說笑的聲音，我耳裡也分明聽得。」隨即舉眼向樹林中望了一望，笑問道：「你以為是甚麼道理？」陸小青道：「我知道他是一個人到紅蓮寺來的，並沒有女人、小孩子同行。若是偶然遇著的，好人家女子，決沒有和面生男子是那們說笑的道理，聽說有種狐狸精，最會迷惑少年男子，採取元陽。我料柳遲必也是遇著那一類妖精了。你老人家的本領大，千萬救他一救！」常德慶哈哈大笑道：「甚麼狐狸精，有這大的膽量，敢在青天白日雖迷人，你那裡知道，這那小子有意在我跟前賣弄神通的。嘎，嘎！我不知道你是呂宣良的徒弟便罷，既知道你是那老賊的徒弟了，今日狹路相逢，只怕由不得我做人情，放你過去！」說罷，舉左手向樹林中一照，隨手起了一個霹靂，只震得山搖地動，樹林跟著一起一伏，如被狂風摧折。把個陸小青驚得渾身發抖起來，心裡才明白常德慶是和柳遲的師傅有仇，怪不得柳遲不肯露面，不許說實話。不由得□分懊悔自己不該魯莽。常德慶本已走過去了的，自己不該不聽柳遲的言語，將常德慶追回來，又把實情對常德慶說了，以致好意弄成了惡意，若常德慶真個把柳遲打死了，自己不是恩將仇報嗎？陸小青心裡一著急，就不知不覺的雙膝朝常德慶跪下來，身體篩糠也似的抖著，說道：「柳遲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他和你老人家沒有仇怨，何以是這們給他過不去呢？」

常德慶滿面的怒容，還不曾回答。只見一個年約□二三歲的小孩子，從樹林中走了出來。那孩子生得眉目如畫，齒白唇紅。頭上二三寸長的短髮，用紅絲繩結成五個角兒，身上穿著花團錦簇，儼然一個富家公子的氣概。常德慶覺得這孩子生得可愛，正很注意的看著。不提防那孩子的身法真快，還相隔兩丈遠近，只見他頭一低，雙腳一墊，已比箭還急的，對準常德慶懷中撞將過來。常德慶知道不妙，想躲閃那來得及，「哎呀」都不曾叫出，已被那孩子一頭撞中胸膛，就是一個仰天倒栽蔥，骨碌碌滾到了山下。

常德慶曾練過多年內功的身體，平日刀劍都砍刺不入。想不到那小孩頭上的五隻角兒，竟比五隻鋼錐還來得鋒利。胸膛上險些兒被撞成了五個窟窿。常德慶身體才著地，就待跳來和那小孩拼命。無奈栽下來是背脊著地地躺著，他原是斷了一條腿的人。終不能像有兩條腿的一般便捷，仰面朝天躺著的時候，更不大好使力，必須翻一個身才能爬起來，剛翻過身來掙扎，想不到那孩子真刁狡，不先不後的，正在常德慶背脊朝天的時候，餓鷹撲兔也似的撲將過來，只用腳尖在常德慶背脊上一點，正點在穴道上，常德慶禁不住身體一軟，鼻尖擦地，伏在地下動也不能動了。不但全身的本領施展不出，就是一肚皮的法術，和多年的苦功煉成的飛劍，也因被那小孩在無意中點著了穴道，渾身登時失了知覺，一點兒不能使用了，只耳裡明明聽得那小孩在背上笑道：「你這個臭叫化，真不自量！從哪裡學會了一手掌心雷，就隨處拿來獻醜。我們坐在樹林裡說話，與你這臭叫化有甚麼相干，平白無故的用得著下這種毒手。我若不取你的狗命，你也不知道你小爺爺的厲害。」當即覺得頭頂上的亂發被小孩抓住了，背脊上如失了千斤重負，身不由己的被小孩提了起來。

就在這時候，忽聽得山腰裡有妖滴滴的女子聲音喊道：「弟弟放手罷，這叫化不是外人，原是我們家裡的小伙計。且放下來問他，為甚麼無端下毒手打人？」常德慶聽聲音，想不起是誰。等那小孩放了手才抬頭看時，不由得兩眼冒火、七竅生煙。原來他認識山腰裡的女子，不是別人，正是背父母跟丈夫私逃的甘聯珠小姐。登時想起甘二媽媽的老命，雖是斷送在呂宣良的神鷹爪下，然當日若不為甘聯珠背父圖逃，呂宣良幫助桂武，又何至有那種慘事鬧出來。就是今日用掌心雷去劈柳遲，也無非為那回的事，尋報呂宣良仇不得，殺了他的徒弟，也可以消消胸中的惡氣。誰知這賤丫頭偏巧也到這裡來，我知道這賤丫頭除了練就了一身驚人的武藝而外，並沒有別的本領。也是我今天合該倒霉，略不小心，倒被這小鬼頭欺負了。這裡面必然還有能人，若不然，我一掌心雷也就把他們昏倒了。只是我受了這小鬼頭這般凌辱，自後也沒有面目見人了。不管他裡面還有甚麼能人，我情願把這條命拚了。

常德慶將心一橫，即仰面向甘聯珠罵道：「我想不到你這賤丫頭還有臉來見我！我不把你殺死，你祖母也死不瞑目！」說罷，一拍後腦，只見一道金光射出，直向甘聯珠頭上飛去，說時遲那時快，那小孩笑嘻嘻的叫了一聲好寶貝，也從腦後射出一道白光來，對準那金光橫截過去。常德慶一見白光射出，好像知道敵不過的樣子，忙伸手將金光招了回來，改變了一副很和悅的面孔，對那小孩作揖，說道：「好本領，使我欽佩之至！請問你的尊姓大名？」小孩也伸手招回了白光，笑道：「你是打算問了我的姓名，好日後報仇雪恨麼？我也不怕你，我姓陳，名繼志，紅姑就是我的母親。我母親的神數，知道你這臭叫化為甘家報仇，要害金羅漢徒弟的性命，特差我和表嫂來救的。你知道麼？」常德慶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崑崙派有這們多的能人，哪得不強盛。」旋說彎腰拾起拐杖，一顛一顛的走了。

且說甘聯珠見常德慶走後，向樹林中招了柳遲出來，說道：「你此時用不著先到紅蓮寺去。我料常德慶受了這番凌辱，知道有能人在此，他們是與紅蓮寺賊禿通氣的，必然去紅蓮寺通信。那些賊禿原沒有逃避之心，有常德慶去通消息，便不怕他們不急急逃避了。你可在此等候那中軍官帶了官兵前來，再一同到紅蓮寺去，免得和那些賊禿見面廝殺起來，又結下無窮的仇怨。我奉了姑母的命，和表弟到這裡來，就是要借常德慶的口，去說些厲害給紅蓮寺的賊禿聽，所以是這般做作。」柳遲問道：「現在卜巡撫還被困在紅蓮寺裡，不怕那些賊禿殺了他泄忿麼？」甘聯珠笑道：「那些賊禿若能將卜巡撫殺死，還等到此刻嗎？」

柳遲不懂這話怎麼講，正待發問，只見陸小青從樹林中探頭探腦的走了過來。陳繼志一見面，就指著對甘聯珠笑道：「昨夜見鬼的那人來了！」邊說邊掉過臉望著陸小青，說道：「我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知道麼？」陸小青聽了，摸不著頭腦，也望著陳繼志發怔。陳繼志道：「我昨夜用梅花針救了你的性命，你還不知道嗎！」陸小青只得陪笑說道：「只怪我的本領太低微，實在不知道在甚麼時候，承情救了我的性命！」陳繼志道：「昨夜那賊禿舉刀要劈你，你可知道那刀是甚麼刀？」陸小青道：「我認得是緬甸刀。」陳繼志道：「你既認得是緬甸刀，就應該知道緬甸刀的厲害，是能削鐵如泥的，怎麼倒舉著胳膊迎上去呢？那刀若真上劈下來，不但你這條胳膊登時兩斷，說不定連頭帶肩劈成兩半個。」

「那時我和表嫂戴了我母親給的遁甲符在頭上，能隱形使人不看見，已在紅蓮寺守了三晝夜了。寺裡賊禿幾次想害卜巡撫，都

是我在暗中用梅花針打在賊禿的光頭上，有發根遮掩住了，使他們看不出來。直到昨夜，賊禿舉刀來劈你，我想打他的頭來不及，只得向他的脈腕打去。你的命雖然救下，只是我這把戲卻玩穿了。賊禿中也有好幾個是練劍的，齊出來和我兩人作對。我因家母不許我兩人露面，恐怕被賊禿破了遁甲符隱不了形，給他們知道了是家母的主使，只好退出紅蓮寺來。」柳遲笑道：「到底還是非露面不可！」甘聯珠道：「在常德慶跟前是這們露面，是不妨事的。常德慶為甘家的事向你尋仇，我自不能坐視不救，這另是一樁事。崆峒派的人便不講道理，也不能因此結怨。」陳繼志對甘聯珠道：「我們的事情已了，好回去消差了罷。」陸小青忙恭恭敬敬的作了兩個揖道：「承兩位救我的命，只好銘感在心，徐圖報答。」陳繼志笑道：「我是向你說笑話的，哪裡算得了一回事。」甘聯珠率著陳繼志已走了幾步，忽回身叫了聲「啊唷」說道：「還有一句要緊的話，忘記向你們說。」柳遲忙問甚麼話？不知甘聯珠說出甚麼要緊的話來？且待下回再說。